

渝蓉干戈

楊 森

革除舊習不做軍閥

在四川我心目中的唯一顧慮是做同學劉湘，他的政治手腕遠遠超過他的軍事謀略。我在民國十年起兵之初，還是由於他的鼓勵，因為他統一全川之志，比我還要勝過幾分。這一次我擊潰熊克武的主力，順利入駐成都，劉湘和袁祖銘，他們一直沒有跟我通過消息，因此之故，我內心中惴惴不安，就不曉得劉湘會施展什麼伎倆。我担任四川省長兼督軍，當時我已經佔有四川全省十分之八的地盤，劉湘、袁祖銘、鄧錫侯、田頌堯、劉存厚等人，全都偏促在川東重慶以下，以及川北順慶、保寧潼川一帶的兩個區域裏，其餘如川北、川西、川南各地，都是我所治轄的防區。

在這些人中以劉湘勢力較大，同時也最使我憂慮，因為他在重慶，而重慶是四川對外交通的樞紐，和經濟金融的重心，論經濟力量，重慶至少勝過成都十倍。在成都想籌十萬塊錢就很困難，到重慶要籌一百萬，卻是輕而易舉。俗話說：有錢能使鬼推磨，重慶因為有雄厚的財力，所以總是在四川政局變化中，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
我躍登四川督軍寶座，勢力與日俱增，突飛猛晉。劉湘他們蹇滯偏促，困守一隅，一方面怕我把他們個別擊破，另一方面更想要瓜分我的地盤，因此，一個純粹以我為目標的集團組織起來了，劉、袁、鄧、田全部參

加，劉湘隱隱成爲他們的領袖。

我簡直連喘一口氣的機會都沒有，外則強敵環伺，內部百廢待舉，我深切知道，必須我在文治與武功雙方面，都有特殊的表現，才能達到我統一全川的願望。因此，我除了擴編部隊，還得大量延攬人才，幫助我從事各項建設。

黃毓成是我生平知己，當時他担任我的參謀長，運籌帷幄，決勝于千里之外。我部下的驍將，除了老同學王纘緒、王正鈞兩位師長而外，還有藍文彬、楊春芳、范紹增、何金鷲等師，其他九個混成旅的旅長，都由我的兄弟子侄或學生充任。

文職人員，第一任四川都督，遜清廣安縣出的最後一位進士浦殿俊，是我智囊團中的第一號人物，等閑小事我不去驚動他，但若認真有什麼大事，我向他請教的時候，他往往還是拿不出什麼主張，他的學問好，眼界高，思想也能求其新，不過可能因爲他是文人的緣故，決斷方面不免稍遜一籌。

盧作孚、何北衡，和四川師範大學校長傅子東，都跟我在成都通力合作，很想建立一些事功，此外我更約聘周道剛、徐昇輔、陳啓修諸氏爲顧問，因此當年我幕中人才之盛，可謂極一時之選。

爲了防範劉湘他們合力攻我，當時我把王纘緒的一師人駐防遂寧，叫他應付瀘川，順慶一線的敵人。另一位師長王正鈞，我派他分防資中與內江，由他對付重慶那邊的劉湘。藍文彬、楊春芳兩師，則派駐在瀘州隆昌一帶。

我把在四川的一些假想敵分析得很清楚：我最注意的是劉湘，他野心最大，能力也強，尤其凡事只求達到目的，可以不擇手段，他盤踞重慶，有劉航琛替他掌理財經大計，金錢方面他予取予求，根本不虞匱乏，因此

相當的可怕。我們曾經同學同事多年，他對我的性格和作風，早已有深切的認識，這也是他當年的一大資本。袁祖銘以黔軍久駐四川，時刻在與「黔人治川」的念頭，他的部隊克苦耐勞，勇敢善戰，加以袁祖銘本人心計很多，精明強幹，所以我始終把他當做僅次於劉湘的第二號敵人。

劉存厚是位藹然長者，他在四川內亂時期屢仆屢起，到我膺命主川的時候，他的實力剩得有限，以我當時擁有大軍，我自然不難連根剷除他的力量，但是，鄧錫侯、田頌堯和劉文輝都是他的部下，這三位，潛力雄厚，我想解決劉存厚，就怕引起他們的聯合反抗。

剩下來就是存在於我自己這方面的敵人，或者說是我方的弱點。我方第一個弱點便是經濟能力太差，我曾說過，成都充其量只能供養一師人，而我爲了平定全川，鞏固基地，卻一口氣編組了七個師和九個混成旅，糧秣薪餉、武器彈藥的補給困難可想而知。其次，是由於全力儘速擴充實力，基本幹部難免七拼八湊，不太整齊。當時我十萬大軍之中，有新招募者，有投誠降軍，幹部更有舊式軍隊出身，年紀過大或學養極差的，我時刻都在爲我麾下份子複雜，素質低劣而憂慮不安。於是，我曾竭盡一切努力，自幹部訓練入手，以使我的部隊能够迅速改善。

民國八年，熊克武在成都辦了一所講武堂，到我克成都，任督軍，這個講武堂已經辦到第四期。我一視事，先就將講武堂改組，規定每期招考中學生，另外又在軍中選拔青年有爲的低級軍官，合三百人爲一期，訂定中學生修業期限爲兩年，軍官調訓期間一年整，很顯然的，是我在漸求速成之效，俾以爲我造就大批幹部。學校訓練重心，我曾特地喊出四句口號：

思想革命化！

渝 蓉 干 戈

二二七

行動紀律化！

對敵人要勇敢！

對叛逆要共棄！

我以這四句口號為中心，經常親自到校，去向學生講解。我一再強調的訓示他們，所謂思想革命化，就是要服膺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理論，革除一切舊式軍人惡習，摒除軍閥割地稱雄的意圖，然後讓我們齊同努力，重建新四川。

行動紀律化，就是一切行動必須合乎規定，一切行動必須以團體的利益為前提，身為革命軍人，對民衆要和藹親切，對地方建設要盡力協助。至於：『對敵人要勇敢』，我把我們當前的敵人分為三大類，即為世界的、國家的、四川的，我不斷鼓舞他們敵愾同仇的決心，要他們堅決果敢，不惜犧牲，全心全力，對抗敵人。

至於『對叛逆要共棄』，那完全是為了適應當時情勢的需要，四川內戰多年，叛變離合簡直不當一回軍，就拿我自己的部隊來說，其中就以降軍佔大多數。為了鞏固軍心，重建軍人的氣節，我不得不再三勉勵他們明禮義，知廉恥。

講武堂的教官，泰半是從日本士官學校學成歸來的士官生，再則就是我軍以前的部隊長。我在學生課業中特別重視政治訓練。我在成都一年多，講武堂一共招了三期新生，畢業了一期幹部。而每一學期招收新生，我都抽暇親臨主持，我又規定學生應考，必須先通過面試，然後才能參加學科測驗。面試由我自己甄選，從不假手別人。而當時我親自面試私下所訂的標準：頭一樁應試者必須身體強健，第二呢，最好是忠厚誠摯的鄉下人。我對於那些衣着樸實，性情純厚善良，舉止端莊肅穆的青年人特具好感，事後證明他們確也成爲我最忠誠的

幹部。

帶起衛士親自抓賭

我担任四川督軍兼省長，時在民國十一年五月至十二年八月，時間雖祇短暫的一年零三個月，但却由於我正在如日中天的壯年，精力充沛，雄心勃勃，在銳意建設，勵精圖治的決心下，我總算也有若干成就，譬如說，在教育方面，我曾毅然決然的將成都高等師範學校，升格為成都師範大學，建立了四川省的最高學府，爲了師大建校，我特地將市區中心的皇城，全部撥充師範大學的校舍。

由於廣向四面八方延攬人才，我主川政，各地著彥屈就祕書一職的，就有一百餘位，因此有人貽我以『祕書成連』之評。是他們一再建議。我將全省的屠宰稅一概撥充教育經費。除將各地中學加以整頓，我又硬性規定，凡是到四川省外求學的學生，每年補助一千銀元，到國外留學的，每年補助五千銀元，這確實是一項大膽而又新穎的措施。四川人口七千萬，肉食者衆，每天各地繳省的屠宰稅極爲可觀，因此，我才能够這麼大膽的作育四川英才，由於這筆巨大的經費，當年我真造就了不少的人才。四十年後，我在台灣，某次遇見一位著名的大學教授，他一見我就說：

『楊省長，你不認識我啦？我就是你當四川省長的時候，撥屠宰稅資助我出國的，啊，那一兩年裏面，你真不知道造就了多少人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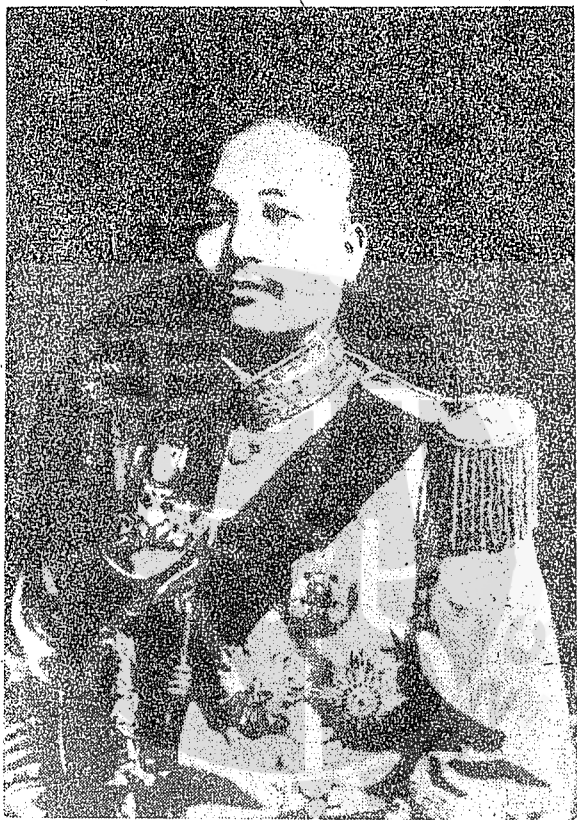
治理四川，不分軍事民政，司法教育，我有大權在握，我一心想把四川治理得很好，任何事情，只要我看到聽到，我總是親自辦理，不稍假手他人。尤其對於移風易俗，改良生活習慣，我更特別注意。剛把熊克武趕

跑，北平還沒有明令發表我督軍兼省長的職務，因此當時我的職銜還是第二軍軍長，過陰曆年的時候，我帶了兩名衛士，騎三匹馬，到望江樓一帶名勝地區遊玩，記得那一天是大年初二，城裏城外，遊人摩肩接踵，十分

熱鬧，但是處處有人公然賭博，東一堆西一簇的覓雜喧嘩，吵吵嚷嚷，使我看了非常生氣。當時他們誰也不認識我，我一光火，從口袋裏掏出手槍，大喝一聲：

『不要動，楊軍長要找你們說話！』

那些賭博的人都嚇呆了，正在驚慌不已，紛紛交頭接耳的問：『誰是楊軍長呀？他找我們做什麼？』我也不理，帶那兩個衛兵，把望江樓附近賭博的人統統集中在一起，大概總有一二百人，我往他們面前



曾任護國川軍總司令，接應蔡松坡將軍入川的劉存厚將軍早期戎照裝。

一站，高聲自我介紹：

『我就是第二軍軍長楊某！』

大家一聽，面面相覷，不曉得如何是好，這時我指着他們中間一位很體面的太太責問：

『妳要打牌，爲什麼不在自己家裏打？跑到這風景名勝地區來參加聚賭，把這個公共地區，搞得烏烟瘴氣！』

她當衆被我斥罵，滿面羞慚，無地自容，一句話也答不上來。於是我又指向一個大學生問：

『你自己說，你們這種作法對不對？』

他無可奈何的，只好結結巴巴的回答：

『不——不對。』

『既然不對，』我頓足怒吼：『我就要辦你們的罪！』

我這句話是噙着一位老年紳士說的，大家一聽我的語氣這麼嚴重，以爲我會槍斃他們了，嚇得人人面如土色，有些胆小的甚至哭了起來，而我就罰他們在那裏耽驚受怕的站了半天，然後，我叫衛士把他們所有的賭具一概沒收，全部丟到河裏，就這麼一次，成都市上，再也沒有人當衆公開賭博。

我住在成都，看見遍地是豬，這固然是市民們經營副業，和他們的生計有關，可是我認爲成都是省會所在，亦即首善之區，城裏養豬，不但有礙觀瞻，而且妨害衛生，於是我下條子給警察廳長，命他剋日禁絕，從此不許市民豢養的豬隻在街上亂跑。

當時我的督軍公署設在前四川將軍衙門，在滿人聚居的少城附近。一日早起，繞着公署散一會兒步，不料

就在公署後門口，赫然看見幾條肥豬在那裏搖搖擺擺，氣得我連話都說不出來。警察局就在附近，我立刻派人去叫局長，等了好久，他才慌慌張張，一邊穿衣服，一邊跑到我跟前，這時候街上已經圍起了許多老百姓，等着看我怎樣發落他。我劈頭就問：

『我下命令不准在市區養豬，你接到了沒有？』

他哭喪臉回答：

『接——接到了』

我一指那還在街頭徜徉的豬，問他：

『這是什麼？』

證據確鑿，警察局長無詞以對，他惶恐的低下了頭。

我大發雷霆，責問他：

『我的命令你爲什麼不執行？』

『不——不是不執行，』他還在強詞奪理：『老百姓不聽，叫我也是沒辦法。』

『分明是你不會執行，』我大聲斥責：『否則的話，人人都知道我楊某人令出必行，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，假如你真的執行了，我就不相信還會有有人胆敢在我督軍公署後門放豬！』

這一下他張口結舌的也說不出話來了，我存心要治他的罪，回頭喝令我的衛士：

『去拿軍棍來！』然後，我正告他說：『我今天要處罰你！』

警察局長一聽要打他的軍棍，嚇慌了，苦苦哀求的說：

『報告督軍，我是秀才出身，打不得的！』

我三板臉，高聲的說：

『我今天就是要打你這個秀才，好叫你記得，在我手裏犯錯，無論什麼人，也一樣的要受處罰。』

打了秀才街上沒豬

不多時，軍棍取來了，我叫衛士把他按倒在地，兩股交疊，就當着滿街看熱鬧的老百姓的面，把這位秀才出身的警察局長，狠狠的打了一頓軍棍，打得他哇哇怪叫，爬不起來，我吩咐衛士把他抬回去。

用不着登報，也無須廣播，楊督軍看到成都街上還有豬，當街打了警察局長的屁股，這個消息不脛而走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就在當天，全成都的豬全部失去影蹤。

我當川南道尹，曾經修了四川第一條公路，同時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的公路，如今我身任四川省長兼督軍，我就把重慶到成都的公路幹線計劃修好。當年修路，毫無機械可資運用，一寸一尺，都是工人胼手胝足，開闢草萊而建成。四川古稱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，修建這條公路確實花費很大的人力物力，成渝公路有幾段已竣工，我很高興，又計劃繼續興修成都到順慶，以及西去西康的兩條路線，以期川境交通，大為改觀。

成都的街道一向狹窄，兩頂轎子迎面而來，就無法通過，再加上市民從不注意環境衛生，市區處處雜亂無章，簡直不成個樣子。爲了適應潮流，把成都建設成現代化都市，我先把舊臬台衙門拆了，改建一條八公尺寬的春熙路，後來果然成爲成都最繁華的一條大街。

第二步計劃，我想把東大街上若干突出在馬路上的房子拆了，也造一條大道，詎料這個計劃竟遭遇了阻礙

，因為那時成都有『五老七賢』。都是年高德劭，素為地方人士崇仰的官紳，他們的勢力很大，對我只以為是走馬換將，五日京兆的四川督軍省長，還並不怎樣看在眼裏。東大街突出的房屋之中，就有『五老七賢』之一徐某的物業，因此我這個計劃一宣佈，成都人就在等着好戲上場，看看楊督軍怎麼樣鬥五老七賢。

果然，我這邊還不曾興工，他們就來找我說話了，他們斷然表示反對拆屋子拓寬街道，又說了一番『不可勞民傷財，應該讓百姓休息生養』的大道理，話裏軟中透硬，頗有點教訓意味。

我不理，五老七賢便不斷的來找我，講道理，請我收回成命，取銷原定計劃。鬧到最後，我只好將這批紳著名流全部請到，我以斬釘截鐵的語氣宣佈說：

『社會不斷的進步，科學在日新月異，未來的生活，一定要漸漸的趨於近代化，我們成都這種舊式的狹街，如何能適應將來新式的交通工具？因此我們不得不加以整頓改善，這是我革新計劃最重要的一部份。承各位賜我教言，但是我斷難收回成命！』

這邊把話說明，那頭就已命令東大街鳩工拆屋，五老七賢見我態度溫和，行動堅強，當然不能與衆造反，阻礙我的計劃推行。於是東大街徐某房屋的突出部份首先拆除，成都人額手稱慶，卻又懷然相告：『楊某人果然打倒了五老七賢！』

其實這些都是市井之徒誇誕之詞，對於五老七賢的道德文章，我一向是很佩服的，我何嘗有打倒他們的念頭？祇不過，我辦任何事只要一下決心，什麼困難都攔不住我，誰要成爲我計劃的障礙，當我自認佔得住道理時，我是決不退讓的。

我銳意建設新成都，同時對於名勝古蹟，更刻意加以修葺整理。民國成立前後，成都迭經兵戎，有許多存

置已久的勝跡，都成了斷垣殘瓦，荒草沒徑，這實在是國家民族文化莫大的損失，令人看了興起無窮的感慨。成都西南一隅的少城，原有一座少城公園，極擅樓台亭閣，花木池沼之勝，在成都名園中要數第一。有一次我策馬經過，特地跑進園裏去看看，那曉得偌大一座園林，竟已花木蕩然，池沼乾涸，樓坍亭圯，瓦礫遍地，一派淒涼沒落景象，實在使我傷心。尤其當我見到一些流氓地痞，江湖騙徒，在園裏賭錢的賭錢，練把式的練把式，賣藥的賣藥，看相的看相，將這所錦城名勝，搞成了藏污納垢，宵小雜處的是非之地，我頓時大怒，縱轡馳騁全園，就用手上的馬鞭，猛力撻擊那些煞風景的奸宄之徒，打得他們四下奔逃，作鳥獸散。回到公署，我馬上派人專責整頓，花了很多的錢，才把少城公園恢復舊觀。

與此同時，我又建立了四川第一座通俗教育館，調我手下的幹員盧作孚主持，全力發展社會教育，盧作孚辦事熱心而有計劃，見解和能力都很高，他把當地的社會教育辦得有聲有色，造就許多有用的人才不算，對於移風易俗，也有相當的成就。

成都城垣，遶行一週約三十餘里，傳說是秦代張儀所築，雉堞崇麗，觀瞻頗壯，明代藩王爲恐滿人入侵，飭大監康修，條築成都城牆，康修刻意求工，將城垣修得十分講究，因而耗費公帑過多，被人糾彈處死，成都人爲了紀念他嘉惠地方，特地爲他建了一所康公廟，千年萬世，永享祭祀。

七殺碑與那江犢神

到了我任四川督軍的時候，鑒於成都這方圓三十餘里的城牆送經戰亂，殘破傾圮的地方很多，於是我也鳩集工匠，加以補修。在修補時期，我會親自督工，當時我便發現原來成都的城牆非爲石砌，而是一塊塊其大無

比的磚頭所築成，由此可以想見當年工程之浩大。

鳳凰山的營房，是我一生事業發跡之地，當時山上又不駐軍，營房傾塌荒圯的很多，我也曾重加修築，使它恢復舊觀，在北較場的陸軍小學暨速成學校，也一律修補完好。後來抗戰軍興，以迄戡亂，這裏都成爲軍事委員會辦公，或行營駐蹕之所，總統每次到成都，總是住在北較場學校內。

由於杜工部的一首七律『蜀相』，『丞相祠堂何處尋，錦官城外柏森森，映階碧草自春色，隔葉黃鸝空好音。』成都城外祀奉諸葛亮的『草堂寺』，自來傳聞遐邇，我曾將兵燹之餘的草堂寺修葺一新，至於杜甫的工部祠堂，我也在廢墟之上替他建了三間茅屋，中祀杜甫像，兩廡以陸放翁和黃山谷配享，一仍舊觀。此外，劉備的陵墓，昭覺寺、草堂寺等，我也爲之整修了一番。

我在成都大興土木，埋頭建設，倒是不曾給自家造一幢房子，因此在成都時，我可以說是上無片瓦，下無尺土，認真說來，我縱橫全川，領軍治民，一向都沒有替自己打算，留下什麼產業。在重慶，我倒有一幢屋，那是後來成爲我部將的范紹增，某次與人賭錢贏來轉送給我的。

一面重新修建名勝古蹟，一面倡導通俗教育，灌輸民衆科學知識，爲了破除迷信，我更化費了不少的心血與氣力。當時成都縣衙門裏面有一座小亭子，相傳明末流寇，屠戮全川，他那個膾炙人口的七殺碑，便藏在那裏。但是成都人的迷信，說是七殺碑斷乎不許人看到，因爲一有人見了七殺碑，成都便會發生禍事，於是歷任成都縣太爺就職，照例都要貼一紙封條，將參觀七殺碑懸爲厲禁，時日一久，封條都已經貼成厚厚的一疊，蔚成奇觀。我不信『見者生禍』的說法，擇一個日子，當衆親自啓封，走進亭子去看，豈知打開門來，裏面竟然闕無一物，當下便有父老勸說：

「楊督軍，你最好還是不要冒這個險，張獻忠的七殺碑就埋在這個亭子的地下。」

我向他稱謝，並且趁此機會聲明說，七殺碑見者生禍，這一個怪誕的傳說已經存在了兩三百年，我今天願以一身担当禍害，有心試一試看，我不相信張獻忠到了今天還有餘威。

我命衛士放心大胆，繼續往下挖掘，挖到最後，果然掘出一塊斷碑。照史書記載，這七殺碑的文字應該是：「天生萬物以養人，人無一德以報天，殺殺殺殺殺殺殺！」但是那天我們細細觀察，只見斷碑的碑文只有七個殺字，我當場吩咐盧作孚，叫他把這座七殺碑拿到新成立的博物館裏去陳列。

成都有支機石廟，頗有一段生動有趣的神話：據說漢朝的張騫，爲了探索黃河之源，曾經到過天上，他看見河畔有一位婦人正在浣紗，因而問她路徑，婦人說：這就是天河，同時順手拿了一塊石頭給他。張騫回到成都，他去請教嚴君平。嚴君平說：這是織女的支機石呀！你所遇見的一定是九天玄女了。張騫自願將這塊支機石留在成都，因此成都人建了一座支機石廟，而一代詩仙李太白，也由於聽到這個傳說，寫下了：「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」的名句。我就知道這是因循附會之說，拿挖掘七殺碑的故事如法泡製，硬叫人把深埋地下的支機石挖上來一看，人人一看而知那是人工偽造的贗品，於是我將支機石廟平掉了，改爲一所公園，把相傳一兩千年的神話，整個兒予以推翻，將石移置在樹林內，改爲支機石公園，因那裏有數百株很整齊的楠木之故。

二十世紀初期，在蔽塞的四川，神迹怪異流行很廣，怪誕異徵層出不窮，在順慶府的鄉間，一位農夫正在耕田，突然晴天一聲霹靂，一塊巨石從天而降，把一頭耕牛砸死，當地縣長認爲這一塊殞石很不平凡，特地爲它建了一座廟宇供奉。我聽說以後，立刻派人去把殞石取來，交給盧作孚，存置博物館。

又有一次在保寧村，一日天上掉落一團火，接連數日，無人敢近，及至火熄，有人跑過去一看，竟然是一塊巨鐵，這塊鐵，我也想把它運到成都的博物館裏陳列。但還未辦，我就匆匆離任了。

成都有一座高及數丈的菩薩，號稱江犢神，事迹與靈異俱不可考，我們也曾計劃把它請到博物館，可是銅像過大，極為笨重，搬動起來非常困難。好不容易剛剛把祂移出廟門，恰逢民國十二年我因部將叛變，倉皇撤出成都，因此謠言四起，說是楊某人睥睨諸天神佛，打倒五老七賢，終於因為搬不動大石像，得罪了江犢神，所以垮台。我在逃亡出川的路上聽了，只好付之一笑。

王纘緒倒我一次戈

回首我那年的失敗，純粹是栽在王纘緒的手下。王纘緒和我曾在順慶府中學同學，中文也好，志同道合，他學業成績優良，治軍尤其嚴明，打起仗來每能制敵機先，奇兵突出，很少會失敗，我對他相當佩服愛重，由於我總認為曾國藩說的『做大事業必先找好替手』這句話頗有道理，所以當我稍微有了個局面，我便把王纘緒當作我的繼承人，儘可能培植他的地位和力量。

等他在四川將領中有了點聲望，並且手裏也握有相當的兵權以後，我便發覺他漸漸的不肯貫徹我的命令，對於我的指示，他不是嘵嘵不休的提出修正意見，便是陽奉陰違，或者改變方向去執行，因此有人懷疑他對我的忠誠，說他已經不可靠了。我安排在他部下的一位旅長，更經常向我打小報告，指出他任意更換幹部，大有陰謀反叛的意圖。

我一向對部下誠懇坦白，無話不談，聽到這些傳詞，我便直截了當的找他來問。他在我面前矢口否認，說

是：

『我那隊裏的人事毫無變更呀！我們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難道我還會有異心？』

我聽了居然也深信不疑，記得我還開誠佈公的跟他說：

『我信任你。如果連你都會發生毛病，我們還有什麼可幹的？這些年來，我們等於是兩位一體，將來總有一天，我的也就是你的。希望你安安心心的跟我合作到底。』

另外一位師長王正鈞，和王纘緒的個性爲人恰好相反，他忠厚篤實，循規蹈矩，對於我交給他的任務，一直都是一成不變的認真執行，他是最可靠的部下，但卻在臨機應變方面，略遜一籌。我生平用人，總覺得能力強的，要比唯唯諾諾，唯命是聽者有用得多，所以我對於王纘緒始終倚爲左右手，十分重視。

但是因爲王纘緒的言行越來越失常軌，我很自然的感到他和我距離越來越遠，我重視他的能力，對他的忠誠卻很不放心，因此我才把絕對可靠的王正鈞部佈置在資中、內江一帶，應付我最可慮的敵人劉湘。王纘緒的一師人，則駐防遂寧，和順慶之潼川的鄧錫侯、田頌堯、劉存厚等對陣，我把自己的部隊，部署在他們後面，以便隨時支應。

王纘緒可能倒戈的傳說更正不久，我就聽說劉湘派了王的同鄉鮮英，號特生，作爲他的代表，經常和王保持聯繫。有一次我忍不住，開門見山的問他。

『鮮特生來做什麼？是不是有特別用意？』

王纘緒卻裝着若無其事的回答我：

『是劉湘派他來聯絡我們，商量共同對付田頌堯和劉文輝的。』

誠然，在蓉渝對峙的局面中，王纘緒雖則是我的部將，但是他態度曖昧，頗有不穩之勢，於是他就成了對方竭力籠絡的對象。起先我爲愛重他的將才，對一切謠言流言寧可信其無，到了後來事實已不容我自欺欺人，我要個手腕，將王纘緒誘出防地看管起來，我跟他打開天窗說亮話：

「現在四川的局勢還不穩定，我們自己的準備也並不充份，一次錯着就將會牽動大局，我希望你慎始慎終，等將來平定四川，徐圖發展，難道那時候還會少你一份嗎？」

當時他倒毫不緊張，他侃侃然的向我分析四川局勢，將如何對付劉湘，如何平定羣雄，條分縷析，娓娓動聽，最後他更坦然的說：

「假如你對我所懷疑，你乾脆把我調回成都吧！」

於是我只好說：

「我對你倒是沒有什麼，不過爲了避免外間的閒話越傳越多，你就回來當參謀長也未始不可。」

而王纘緒這時還十分酒脫的說：

「別人的閒話你不要聽，我們之間的關係，他們根本不懂。」

不久，劉湘和袁祖銘暗中連結，把他們的部隊向永川集中。我考慮再三，終於決定把收編的匪部楊春芳、范紹增，以及劉禹九部下歸降於我的師長藍文彬，駐防瀘州附近，作爲第一道防線的側翼，再命忠誠可靠的嫡系部隊王正鈞扼守永川正面的隆昌、資中、內江一帶。我的姪孫楊幹才，則率重兵集結安岳、樂至，表面上做王正鈞的合後，實際上卻在遙遙監視東面駐遂寧的王纘緒，他一有異動，楊幹才便可以移師東向，予以彈壓。

不入雲南寧可離川

民國十二年四月，大戰爆發，我派黃毓成爲川軍總指揮，進駐隆昌，指揮正面作戰。同時我又和王纘緒計議，先派楊春芳、藍文彬、范紹增部由涪州進駐合江，直取劉湘袁祖銘的右翼，再由王纘緒自遂寧下潼南進軍合川，沿嘉陵江下重慶，採取王陵基當年撵跑熊克武的進攻路線。中路則由我和黃毓成、王正鈞力謀突破劉袁聯軍的主力。如此三路進薄重慶，是我早已訂立的作戰計劃，以當時我們擁有的十萬大軍，相信不難一舉擊破劉袁，就此統一全川。

各方面的軍事部署定了，我親赴隆昌前線，幫黃毓成揮兵猛攻，中央突破。那曉得我剛到隆昌，正在吃飯，傳令兵呈上一封王纘緒發出的通電，我一看電文，當時氣得手腳冰冷，連嘴裏的飯都吐了出來。這陰險奸詐的王纘緒，我和他計議用兵言猶在耳，他竟趁我一走立刻發電主張和平，反對在四川用兵。這一來，我的大計，受到根本動搖，一切當另作打算了。

原來那時我有兩個半師的部隊，都由王纘緒所指揮，這兩個半師不但訓練有素，而且武器配備特別精良，王纘緒發出『和平』通電以後，他便整軍向成都進發，大有襲取成都之勢。正在這緊急危險關頭，西南一路又傳來了噩耗，藍文彬等果然被劉湘收買了，他們按兵不動，無疑的亦已叛變。

於是從我揮兵三路猛攻重慶，變成了四面楚歌一籌莫展，反成被動，既不能再往重慶前進，又不可回師退守成都。諜報人員傳來確訊，劉湘是用銀彈攻勢收買了我的兩路大軍，他許給王纘緒兩三萬元，藍文彬等則不知到手多少。一切的道義和忠貞，於是全就顧不到了。

當時的我因爲變生肘腋，搞得危機四伏，進退維谷。迫不得已的時候，經一再計議，終以保存實力，不事浪戰，將其餘軍隊，向嘉定敘府方面集結。此時最可慮者，係在川北錦陽一帶，我還有三個旅，從遠道急進，須在二十日以後始可到達。

王纘緒和藍文彬等兩路人馬叛變，我所掌握的實力還有六七萬人，俱由於敵勢方張，情勢上已無法再戰。王纘緒主張和平，我就和平了吧。我速即決定將部隊轉移到自流井方面，重點則置於敘府，因爲敘府不僅是四川西南重鎮，而且更爲轉進滇黔兩省的門戶。當時我雖步步後撤，但是這一仗我實在敗得不甘心，所以我在撤退的時候還念念不忘捲土重來的打算。當時劉湘和我主客易位，我爲了預留將來再打垮他的餘地，我特意放棄和王纘緒在成都附近決戰的機會，想讓田頌堯或鄧錫侯先他一步搶到成都這座空城。我的用意是任讓田或鄧藉此坐大，等他們佔了成都實力日增，劉湘也就多了一個勁敵，異日鵲蚌相爭，我才可能有漁翁得利的一天。

可惜田頌堯和鄧錫侯的動作太慢，竟讓王纘緒假戲真做，演出了一幕取成都。王纘緒佔了成都，將成都兵工廠和造幣廠全部掌握在手，他的實力已屬不可輕侮。另一方面，川邊劉禹九的一個團長劉文輝也乘機崛起，佔領雅安，劉湘只好委派他當旅長。

情勢發展，對於我是越來越不利了，四川一省，已無重鎮可作休養之地，決心集結部隊，作進佔雲南的一席之地，意在取得一立足點。於是我檄調駐在川邊的陳遐齡部，轉進嘉定，以求穩定我暫據敘府的形勢。陳遐齡部有三四千人，武器犀利，彈藥充足，是一支很有力的隊伍。八月間，我留守成都川北的部隊也全師到了嘉定，我把總部設在敘府，把自流井一帶的部隊漸次移駐高縣和珙縣，我要開始部署攻向雲南的辦法。

高縣和珙縣，在川滇兩省接壤的地方，地瘠民貧，氣候炎熱，所到之處，都是崇山峻嶺，巉岩奇石，可說

是蠻荒異域，不毛之地。我的部隊是從成都錦繡平原，益州天府之國來的，過慣了富庶舒適的生活，如今一到這偏僻地區，於是人人叫苦連天，尤其當地交通不便，出無車馬，長程行軍，高級官員只有坐滑竿，他們坐在滑竿上固然很安逸，然而驕佚滑竿却都是臨時雇來的，山徑陡峭險巇，抬久了真是吃不消。因此大軍進行，怨聲載道，許多幹部公然向我建議，不可貿然進攻雲南，道路艱險，補給困難不說，萬一兵敗異地，那就將無法收拾。

所有我在四川的敵人，都知道我的幹部迭經訓練，盡是些優良份子，無論處境怎樣惡劣，始終顛撲不破，當他們見我情勢艱難，於是就紛紛派出代表，爭相向我的部隊裏面，百計爭取我的幹部投向他們的陣營。在前途希望渺茫，當時處境艱危的情況下，意志稍微不堅定些的幹部士兵，難免會有被他們誘去的可慮。除此而外，我還有一大隱憂，那就是黃毓成帶來的一批雲南幹部，越近雲南省境，他們就越發公開的提出要求，——要求我重用雲南幹部，他們振振有詞的說：我的部隊將來開進雲南，一切供應是雲南人的，因此，他們認為我的部隊也應該交給雲南人指揮。

內憂外患，交相煎迫，每天都有不可預料的危機，每天都有層出不窮的問題，如果我的意志不够堅強，恐怕我自己先就垮了。但是我生性不肯在艱難困苦之下低頭，處在逆境，我反而惕勵奮發，竭力振作，儘管情勢危若累卵，我的心裏却安如磐石，因為首先我就認定劉湘不敢趁我之危，出兵打我，內戰若加入其它各軍，他立即發生危險，我把當時的情況看得很清楚，劉湘雖獲倖勝，但是他立脚不穩，王纘緒尾大不掉，田頌堯、鄧錫侯、劉存厚虎視眈眈，所以他自己也有後顧之慮，更何況他的部隊戰力遠不及我，認真要打，他決不是我的敵手。

劉湘始終不敢和我正面作戰，即使我到了窮困的時候，退到了川滇交界不毛之地，他也只好佯爲與我和解，用它的部隊接近我，並兼以對付鄧田兩軍。

這時候我的防區雖已整個讓出，然則實力依舊大部保持完整，我撤退是由於戰略位置恰正四面受敵的關係，如今我既集中全軍，偏促川南邊陲，我究竟要北進規復失地，還是南下進侵黔滇，劉湘他們誰也無法預測，不過他們知道一點，倘如我整軍回撲，一定會有一場鏖戰，而且鹿死誰手，不可逆料。

由於這種種因素，劉湘勝得心怯不寧，他對我這敗軍，畏懼得很，因此他召集田、鄧等人各派代表舉行會議。會中商定的結果，是轉過來向我說好話，打商量，——祇要楊先生宣告下野，他的部隊仍可保存。

好了，他們的會議結果，終於解決了我最大的困難，我不必再冒險進圖雲南，只要我的部隊可以保全，我是寧可離開四川的。

風聲鶴唳千里突圍

民國十二年，四川內爭之局，主客之勢又起變化，我正好利用機會，向對方提出兩項條件。第一，我的幹部不得隨意更換，第二，我的部隊不許化整爲零。

部下見我決意離開四川，難免依依不捨。有人問我，爲什麼不背城借一，和劉袁田鄧之流再拚一次，他們認爲像這樣不戰而屈，實在太不合算。我則但笑不言，不置一喙，一直到即將離川的前夕，方始召集各級幹部，向他們說明我的苦衷。

我比任何人都明白，不論劉（湘）、（袁祖銘）、鄧（錫侯）、田（頌堯），以他們單獨的力量，誰也打

不過我。但是我在四川一天，他們便如芒刺在背，坐立不安，爲他們自己的生存打算，他們便唯有起而聯合，齊心協力把我解決，然後再來爭權奪利，自相火拚，拚到有人出來統一四川爲止。四川究竟是誰家的天下，無人可以預料，然而却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，那就是被解決以後的楊森，再也不能參與角逐。因此之故，我必須出川，因爲我一離川境，他們之間的火拚局面可能提早實現，而我呢，除了兵力保持原狀，還可以出川尋求外援。以下的話，我按住不說，我曉得他們一定已經完全瞭解我的用心。

動身離川的那一天，我只帶了衛隊共約一百多人，搭乘一條小火輪，從敘府瀘州之間的江安出發。高級幹部送我到江干，互道珍重而別。我由他們的神情，已可了然他們對我此行寄予多大的希望，我的信念更爲堅定。我的行蹤保密工作做得很好，小火輪上也加了必要的偽裝。我自江安順流東下，一路不知經過多少敵軍的防線與哨站，我知道他們之間任何人逮到了我，都可以升官發財，在他們的主子跟前報功。但是我全無畏懼之感，我深信憑我這一百餘人槍，應付小規模的戰爭可以綽有餘裕。就這樣我們一路過埠不停，在兩岸敵軍重兵集結、偵騎密佈的長江裏，大搖大擺的航行了四五天。

過重慶，還是在白天，爲了表示我不懼不怕，我換了便裝，在船頭小立，南紀門，儲奇門，望龍門和朝天門在輪船左舷逐一通過，蘆船上荷槍實彈的敵軍，連面貌都隱約得見。當時我在想，劉湘和袁祖銘他們，此刻可能正在城裏杯酒言歡，互祝勝利，假使他們得知我楊某正乘坐一艘小輪，和他們擦身而過，『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』，他們該會如何的懊惱悔恨！想想自己也覺得好笑。

再過萬縣，忽有岸上駐軍，鳴槍示威，俄頃駛來兩艘汽艇，想要上船搜查，這時我的衛兵暗地掣槍在手，

一時劍拔弩張，一場血戰似已迫在眉睫。我唯恐這一仗打過了以後，下游又有敵軍邀擊，那樣麻煩可就多了。於是急中生智，派人取出銀元兩千，不等敵軍登船，先就送了過去。同時，我船上又有人攏過去『拿言語』，兩艘汽艇上的敵兵發了洋財，連聲啞啞而退。我付了買路錢，總算逃過了這一關。

駛抵小竹溪，問題又來了，船上的燃料燒得一乾二淨，眼看鍋爐裏一熄火，輪船就要拋錨，而我們又怕露出破綻，被人看穿行藏，根本就不敢靠岸補充燃料，船長急得團團轉，我也頗爲焦灼，後來，無計可施，我只好下令把船上桌椅劈碎丟進鍋爐裏。桌椅燒完再拆艙板，一艘小火輪轉眼間拆得將剩一個空鐵壳，好不客易，水手一致歡聲大叫：

『到夔府了！』

夔府今稱奉節，夔門天下雄，自古多之，北岸如刀鋸，南岸如斧鉞，萬仞參天，其勢絕險，白帝城在岩上最高峯，劉備在此託孤，杜甫也曾住過很久，留下許多題詠。當日我們船到人到，木料也剛好燒完，真是差一點兒連碼頭都攏不了。

一到夔府，發現吳佩孚派了張克齋的一旅人，西上援我，古道熱腸，拯于急難，盛情至爲可感。我有了直軍張克齋的一個旅，就在夔府暫時憩息，準備喘一口氣，再行決定行止。誰知我帶了百多名衛士，還能在敵軍心腹之地走了好幾百里，如今有兵有將，已經接近直系大將湖北督軍蕭耀南的防區，反倒差點送掉我的性命，真是事出意外，不可思議。

我親自慰勞遠來助我的張旅官兵。北軍高頭大馬，威風凜凜，我注意他們的武器裝配，覺得非常齊整，點校人數，兵力也足，我想有這一支勁旅，至少可以攻下夔府縣城，也好做一個臨時據點，於是我下令先派出前

部，向夔府方面挺進。但是這時我的參謀人員告訴我，指出張克齋那一旅人還是跟過去一樣，貪杯好飲，根本不想打仗，他們注意張旅平時戒備就很鬆弛，看起來作戰力量不太可靠。

我聽完他們的報告，嘴上雖然在說：『大概不至於吧！』可是私下畢竟也暗暗的提高了警覺，當時就將進攻計劃取消。不幾天，我的諜報員探知熊克武的部隊已經躡蹤而來，目標當然是我，因此我立即通知張克齋，



請他加強警戒，準備作戰。詎料張克齋一聽要打仗，頓時面有難色，一會兒說彈藥糧秣無法接濟，一會兒又說他的部隊不熟悉地理，言下之意彷彿不想打。我聽了只是微微一笑，因為在我的想法，熊克武真打來了，你們總不會束手就擒吧。

一天，大雨滂沱，雨珠霧霧，一片迷濛，我住北門，忽聞街上人聲嘈雜，秩序大亂，趕緊跑到門口一看，一聲槍都沒響，熊克武的軍隊已經打進來了，滿街奔跑的都是敵人的部隊，口口聲聲嚷着：

「莫放走了楊森！」

我一驚，拔腿就往前跑，一面跑時一面想，張克齋的這一旅人不知怎麼樣了，是被熊克武軍解決了呢？還是得到消息不戰而退？然而不管如何，他們負責警戒，怎可以不通知我一聲，讓我身陷無比的危險之中？

我在跑，敵軍也在跑，我的前後左右，都是以解決我為唯一目標的敵軍。因為我當時是雜在敵軍隊伍中亂跑的，我僅有的一線希望，是我週圍的敵軍統統都不認識我，只要他們之中有一個人認出我來，那我就完了。

自己在喊「活捉楊森！」

就這樣，我跟着敵軍跑步前進，一直到了出城十餘里的河岸上，我雜在敵軍之中，而他們所追趕的目標，却竟是我自己。他們喊殺，我也喊殺，他們喊衝，我也喊衝，他們嚷叫：「不要跑了楊森！」我也厲喝：「快把楊森抓到！」於是，是很幸運的，他們終於沒有發現楊森在他們的隊伍裏面。

大隊人馬向巫山急追，追到夔城的江邊，我一眼望見靠岸有兩艘大型運兵船，已經起錨開航，我心知道是我唯一的脫身機會，乘身旁的追兵沒有注意，一個閃身，躲到一塊大石頭後面，然後往下急衝，一口氣衝下了坡坎，衝到了一艘小船旁邊。我正準備駕駛小船越過江面，躍登火輪，臨跳時，回頭一看，嚇得我險些魂靈出竅。

原來，不聲不響的，竟有四五名敵軍跟着我追下來了！我一咬牙，正打算徒手跟他們搏鬥，再一望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，我笑，追來的人也笑，大家都把方才千鈞一髮，虎口餘生的危險忘掉。——追來的是我一位參謀，四名衛士，毫無疑問的，他們剛才一定和我一樣，混在敵軍隊伍裏奔跑，我叫「活捉楊森」時，他們

祇怕也得大吼：『趕快追上他！』

六個人一齊躍上了小船，辭岸駛向江心。那曉得這裏正是千古以來旅人視為畏途的灘，江水急湍，又復爲山勢石岩所逼，大漩小渦，險象環生。我一問船上的人，竟沒有一個懂得水性會操舟的。我一想，這真是天亡我也，剛從千軍萬馬中僥倖逃出，又到了這石怒水迅的險灘，憑這一葉淺舟，只怕縱有資深的舵手船夫，也未必能順利脫險。更何況我們這六個一點水上功夫也沒有的『旱路英旅』。

無論什麼人，當生死俄頃之際，只要有一線微弱的希望，總是要掙扎求生的，我們六人在小木船上，心慌意亂，手足無措，連半點氣力都施不出來。眼睜睜的望着我們所乘的小船，時而被浪頭衝起好高，時而爲巨漩捲入渦心，突然間有巨岩排山倒海而來，分明一轉眼我們便會被撞成齏粉。自分必死無疑，纔一闔眼，峯迴路轉，却又化險爲夷，平生經歷的驚險鏡頭，真是未有勝於此日者。

我們在船上忽而駭呼，忽而吁嘆，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小船一直漂流到瞿塘峽口了，突見迎面駛來一艘較大的木船，我們一時也顧不得是敵是友，齊聲高呼。大船漸行漸近，老天保佑，居然是我軍派出去的運糧船隻，於是我大喜過望，立命來船將米袋全部拋到江中，空出噸位，把我們六人接駁過去。一時又怕後面追兵趕到，匆匆掉轉船頭，揚帆東下。

時近薄暮，夕陽脚山，天地黝暝，視線祇及一二十丈。糧船上的水手說：夜晚過峽，不死也傷，他們實在不敢冒這麼大的風險，拿自家性命作兒戲，可是我說不走又怎樣，總不能停泊江心，給熊克武的軍隊當活靶射擊，無可奈何，只好鼓勇前進了。一入瞿塘峽，暮靄更濃，幾乎伸手不見五指。

木船被激流推入危峽，左衝右突，載浮載沉，帆檣槳舵，全部失去了作用。當時人人心中都在想，今天一

日之內雖然兩度絕處逢生，然而眼前水勢咆哮如雷，一舟不由自主，這一回可真是死定了啊！

驀地，一道巨浪聳起半天高，以雷霆萬鈞之勢，泰山壓頂般猛罩下來，我們齊聲驚呼：『這下完了！』但覺船身前後翻滾，左右激盪，正感頭暈目眩，天翻地覆，俄而兵兵一陣巨響，大船早被巨浪捲到岸邊，以卵擊石，船隻碎成片片。

大船和一道危岩撞個正着，幸運的是，峭岩絕壁，長滿了萋蘿莠草，而在間不容髮的剎那，我們人人奮不顧身，縱起一躍，雙手抓到了一草一木，就此牢牢不放，因為眼見身下激流湍急，深不可測，心知一旦鬆手，必定會粉身碎骨，無影無蹤。

我的一位參謀，因為置身之處較高，視線可與岩頂路徑相齊，他一眼看到張克齋正率全旅人馬撤退，急忙尖聲吶叫：

『楊軍長在這裏！』

張克齋走得急跑得快，他的部隊一人無損，唯一引為遺憾的是吳佩孚吳大帥派他不遠千里而來，結果居然無補于事，他一路撤退，同時也在一路提心吊胆，不知道回防以後怎麼去向軍紀嚴明的吳大帥交代？這時候忽然聽到岩下有人大喊：『楊軍長在此！』揆度當時他心中一喜，真是筆墨所無法形容。他立刻命令部隊停止前進，跑到岩邊高聲的向下面問：

『楊軍長，我現在應該怎麼辦！』

我用一隻右手抓緊一條長藤，時間過久，右臂早已痠麻，我幾乎就要鬆手不顧一切落入江中了，陡然聽到張克齋的聲音，我急急的說：

『快叫你的弟兄把綁腿解下來，結成長帶，把我們一個個的往上拉！』

這個辦法當然奏效，懸在危岩上的人，都給拉上來了。我們急忙上路，因為熊克武的大軍還在後面拚命要捉楊森。當夜摸黑走了十幾里，抵達大溪。漢口大溪有我的一艘輪船停泊，張克齋旅簇擁我們登輪啓碇。大難渡過，一路順風，我們算是出了四川的境界，到達湖北巴東。

脫險出川見孫傳芳

巴東守將是張克齋的頂頭上司，吳大帥麾下的師長盧金山。我們一到巴東，就覺得當地氣氛十分緊張，刁斗森嚴，戒備周密，使我精神爲之一振。盧金山親自前來迎迓，對我執禮甚恭，巴東城小，但是盧金山的招待極爲豐盛，大宴小聚，竟無虛夕。吳佩孚時正坐鎮洛陽，得到我安然脫險，安抵巴東的消息，他非常高興，特地打電報來表示欣慰，並且請我到過武漢之後，務必要去洛陽，和他盤桓些時。

祇是那時我連武漢都不想去，巴東不容久駐，我便東出宜昌，在宜昌我打電報徵求吳佩孚的同意，我說我想在這裏收容舊部，整頓隊伍，因爲當時有許多我的舊部正在冒險浙江而下，投奔于我，我不忍遠走高飛，棄離他們。吳佩孚覆電欣然允可，他並撥款十萬，免我在湖北發生經濟問題。

宜昌控入川之要道，兼領荆襄湘北之險，古來素稱兵家必爭之地。民國十三年秋我暫住宜昌，當地除了孫傳芳和盧金山的兩個師以外，吳佩孚還簡派趙榮華爲鎮守使。我在宜昌停駐的兩三個月間，趙、盧、孫三位知道我和吳大帥關係匪淺，對我特別禮遇，幾乎逐日設宴，請我開懷暢飲。盛宴不但山珍海味，搜羅殆盡，而且還由副官馬弁安排精采節目，無所不至。廳堂上又有著名的伶人扮演戲劇，鑼鼓吹打，嗶啞尖鳴，那一派紙醉

金迷，花天酒地的豪奢氣派，極聲色犬馬之娛，實在令我咋舌。

孫傳芳是秀才出身，又曾到日本留學專攻軍事，他美丰儀，有胆識，在北軍將領中實爲有學識之佼佼者流。他曾是鄂督王占元麾下的一員猛將，民國十年做過王督的前敵總司令，在羊樓司和趙李橋一帶力拒湘軍，苦守八日之久。後來吳佩孚任他爲長江上游總司令，對他可以說是相當的愛重。

當年吳佩孚一身爲衆望之所歸，他自視甚高，輕易不假人以辭色，他曾授意齊燮元、孫傳芳、趙恆惕和我義結金蘭，稱爲義兄弟，而終他一生，以「老弟」稱呼者亦祇齊、孫、趙和我四人。

我在四川雲南半生廝殺，最重袍澤，乍與北軍將領相接，對於他們窮奢極侈的作風很不習慣。譬如當年宜昌不見汽車，高級將領出門都坐大轎。鳴鑼喝道，前呼後擁，這種排場就使我覺得很不自然。孫傳芳算是吳佩孚一手提拔的人物，但是他雖氣宇軒昂，却偏愛吸鴉片烟，令我對他良好的印象不禁打了折扣。至於其他的幹部，大都是行伍出身，縱使長得魁梧高大，一表人才，認真說起來，還不是虛有其表而已。

悲哀的是，這些直系軍閥，人人趾高氣揚，夜郎自大，很少有人能把眼光放遠一點，取他山之石，有以攻錯。記得有一次晚宴，席上有一位姓楊的旅長，是一旗人，還是秀才出身，而入日本士官學校者，爲新近奉派到廣州，參觀革命軍教育回來，他曾語重心長的說了一番話：

「南方的革命軍勢不可侮，這一次兄弟到廣州，所看到的真是一片新氣象。舉個例子，他們的士兵服裝整齊，荷包鈕扣釘在外頭，一顆顆都是擦得雪亮的。還有，他們訓練軍隊，不注重外表和形式，軍隊裏就有各級黨部，官兵全是黨員，所以他們人人知道爲什麼而打仗。他們的高級官長出門，總是一個人獨來獨往，不像我們有這麼大的排場，前呼後擁，衛士成羣結隊，其實呢，放着那麼多配備最好的衛隊不打仗，不就是浪費？所

以我們要是跟人家一比，真有許多地方必須加以改革。』楊旅長的這些話在有識者視為平常，而他們却聽後甚為驚奇，認為他所說很新鮮。殊不料在南方革命軍早已實行多時了，尤其說到革命軍軍服怎樣了，他們的反應更是可笑。

孫傳芳學識好，治軍嚴，為人風流儒雅，和我最談得來，我們常在一起研討時勢，有時候則作詩唱和。在當時，我就知道他終非池中的人物，果然到了民國十四年秋，他便進軍南京打下江浙兩省的地盤，後來做到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，二次直奉戰爭吳佩孚兵敗以後，他的聲勢駕乎吳佩孚之上。在他炙手可熱的時候，我們的交誼照舊維持，經常保持來往聯絡。

在宜昌詩酒流連，大宴小敘，正事却一件也未提起。我漸漸的感到不耐，正好，吳佩孚從洛陽來電報，請我尅日赴洛陽相晤。

晤吳玉帥洛陽觀兵

時為民國十四年夏，直奉一次戰爭，吳佩孚打垮奉軍，聲威震九州。他坐鎮洛陽，在『直系即中央』聲中，正是叱咤風雲的人物，吳佩孚聲望之隆有如日正當中。這年四月廿二日他五十初度，康有為曾贈他一副膾炙人口的名聯：

『牧野鷹揚，百歲功名纔半紀，

洛陽虎視，八方風雨會中州。』

我由宜昌乘輪船赴漢口，再坐火車抵洛陽，吳佩孚親自迎迓，對我十分禮遇親切，他先安慰我一番，又說

我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。最後神情傲然的告訴我說：他曾爲我卜過一卦，卦象說我必定能規復失地，重主四川。在洛陽的一段時期，我身爲吳玉帥的上賓，那時全國各地軍政領袖，都派有代表駐在洛陽。西北的力量雖小，如寧夏的馬福祥，甘肅的馬鴻逵，青海的馬步芳和馬麟，也設有洛陽代表。除此以外，洛陽經常都是冠蓋往來，信使不絕，少不了是每晚赴宴，吃噶到三更半夜，方始盡歡而散。不過吳佩孚和一般直系將領不同，他不論夜裏睡得多遲，第二天一早還是可以起床，親自巡視部隊，於是他的部隊一向和他十分親近。

一次，吳佩孚邀我參觀演習，當天早晨，五點鐘就起床，衛士端上大碗白菜黃鷄蛋，裏面竟有十幾枚之多，我祇吃了兩個，衛士勸我多吃一點，我也不曾在意，說聲够了，就把碗放下，以爲還有早飯可吃。

走到門外，吳佩孚已端端正正的騎在馬上。在他旁邊，另一匹駿馬鞍轡齊備，那是他爲我準備的坐騎。我翻身上馬，和他並轡齊驅，身後，有大批的衛士相隨。

駐洛陽的部隊，有兩個師，約爲三四萬人，演習的時候，我和吳佩孚到處巡視，非常認真仔細的參觀他們演習。起先，我以爲北軍歷史悠久，訓練有素，一切必有軍事學的根據，心想他們的動作一定是很精采的，詎知逐項科目參觀下來，竟使我感到相當的失望，原來他們的演習方法極其陳舊，一般動作，更是不合標準。

一直到下午兩三點鐘，演習完畢，吳佩孚吩咐全體軍官在關帝廟附近集合。這時候我肚皮早就餓得咕咕叫，我想，到關帝廟一定是去吃飯了。那曉得這麼多人到關帝廟集合以後，還要講評。由吳佩孚先講，他的參謀長張鈞（方巖）繼之，他們兩位講過了，吳佩孚堅持要我也講評一番。我忍住肚皮餓，先讚許他們服裝整齊，武器保養良好，然後我就直率的指出，演習的第一要領應以戰術爲根據，接下來便得求其變化。我並且強調，

近代科學發展一日千里，軍事亦應隨武器的改進日新月異，時代進步，軍事更要趕在時代的前面，最後我勉勵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境，在吳大帥的督導之下，要迎頭趕上，多往嶄新的、進步的方向發展。

我這一席談，當然不是敷衍阿諛，虛偽客套，他們全軍上下聽了倒頗有耳目一新的樣子，吳佩孚沉吟不語，張鈞不免臉上有點訕訕，但是我看他們並不見得有何不快，祇是頗有感觸而已。

我自己心裏則很坦然，因為我覺得吳佩孚既以知己待我，我就應該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聊盡一點言責。至於他們知我罪我，那我可就不管了。

北地風砂，使我這南方來客大受其罪。參觀了一天的演習，回到洛陽，滿頭滿臉都是砂子，眼眶、嘴巴、鼻孔，更是鹹澀澀，乾巴巴的難過之至，衣服則不知刷下多少灰土來。歸途中路過洛陽橋，正在興工修建，當時還沒有水泥，橋身是用砂土建造的。我看吳佩孚對於地方建設確很熱心。

那一天根本就沒有中飯吃，我這才想起早晨那位衛士一再叫我多吃點，原來是有道理的。可惜我不悉他們的習慣，不曾聽他的話，整整餓了一天。

晚宴，又是山珍海味，名酒佳釀。酒過三巡，吳佩孚忽然當衆大為誇讚我，他說我對軍事學很有研究，不愧為知兵的大將，說着，他又向席上各人談起我當年以少勝多，以萬餘人的部隊，繳了熊克武四萬大軍的械，他把那一仗說得鉅細不遺，如數家珍，我在一旁聽了但覺惶恐不安，不過由此可以知道，吳佩孚和我惺惺相惜，他是老早就注意四川的事了。

宴罷，回到住處，剛要解衣沐浴就寢，張方巖特來拜訪，他的來意倒很誠懇，他說他聽到我今天一番演習講評，覺得很不好意思，然而他又向我解釋，說是直軍的低級軍官大抵都是行伍出身，知識水準不夠，對於

士兵的教育實在很差，爲了表示吳大帥高級幹部人才濟濟，他說明天要陪我去拜訪吳佩孚的祕書長，大名鼎鼎的張其鏗先生。

張方巖先生軍事學造詣頗深，素爲國人欽重，他那一夜如此推心置腹的和我暢談，除了使我感到他內心的苦悶以外，同時也有點慚愧，因爲我發現了越是學養精深的人，越加虛懷若谷。

張其鏗先生是廣西人，和曾任國府主席的譚延闓先生同榜中的進士，一向在湖南作官，譚延闓任湖南都督，張其鏗當他的南武軍統領，和軍事廳長。吳佩孚駐防湖南衡陽，他以湘軍代表成爲吳的座上客，兩人暢論時事，相見恨晚，因此結爲異姓兄弟。可是吳佩孚無論在人前人後，都尊稱他『省長』，而張其鏗也喊吳佩孚『玉帥』

應邀訪汗會張福來

吳佩孚出身貧寒，中過秀才，但他得志以後，一向自視甚高，他對人向來道貌岸然，不假辭色。他手下的方面大將，如馮玉祥、寇英傑等，都是當年手握重兵的風雲人物，然而一到吳佩孚的面前，便誠恐誠惶，垂手肅立，應對之間只有唯唯稱是的份。吳佩孚一輩子只敬服三個人，一是軍事學權威，曾經當過他參謀長的蔣百里；一是他生平第一知己，在他微賤時對他青眼相加，大幫其忙的郭探丞，郭是他第一任祕書長，最後，便是風骨嶙峋，個性極強的張其鏗先生了。

張其鏗才氣縱橫，吳佩孚對他極爲尊敬，他在吳佩孚的左右權力也最大，他不輕易發言，但是他一發言吳佩孚就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。這兩位民國要人賓主相處的情形，實在是很有趣的事情。

我在洛陽觀兵，第二天張方巖陪我去見這位名重公卿的祕書長，那天他和我相見，有人說，這是在對我特別表示親近。

張其鎧相貌清癯，兩隻眼睛特別有神，他見張方巖陪我進去，略略起身表示歡迎。他請我在榻上坐，張方巖則下首奉陪。他和我暢談天下大事，我發現他頗有大志，同時他對吳佩孚未來的飛黃騰達極具信心，那一份堅定不移的信念，很能使人起精神鼓舞的作用。不過他對國際方面的問題彷彿不大留意，因此談來談去都脫不了國內這個圈子，但對孫總理在廣東方面，他倒是十分重視的。那一天我們談了很久，他對我的一些見解和抱負頗加謬許，所以他最後特意強調的向我說：「吳玉帥對你是非常重視的，他早就認為你不是平凡庸碌之輩，你的根基在西南，吳玉帥一定會幫助你培植力量，以便來日讓你主持西南大計。依我之見現在你最好是先回宜昌，一面集合舊部，一面俟機而動，你要時刻記住，西南重任就在你肩上。」

這一次長談使我對張其鎧先生頗為佩服。後來到了民國十六年吳佩孚兵敗，在豫鄂邊境走頭無路的時候，他和張其鎧想起到四川來，一行走到興山灰店舖，張氏帶數名衛兵先行，不料途中遇見土匪，飛來一彈，意思是要他們停止前進，獻出財物。豈知這一彈使張祕書長誤以為中了敵軍的埋伏，當時下令衛士開槍還擊，雙方開仗，張祕書長竟中彈落馬而死，衛士四散奔逃；土匪搜索他們的箱籠行李，其實裏面都是文件和書籍，結果是取走了張氏身上佩的一塊漢玉。由於這椿意外，使吳佩孚十分悲憤，而我也失去陪伴張氏在川東北小遊，並且藉此請教的機會，至今思來，猶以為憾。

直奉戰爭過後，本來是馮玉祥任河南督軍，率領他的十一師駐防開封，後來北政府深恐馮玉祥勢力膨脹，將他調到北平任陸軍檢閱使，而以吳佩孚的愛將張福來繼任豫督。吳佩孚對於這一個調動並不滿意，因為他早

已看出馮玉祥爲人詭詐善變，料準他調入北平，將來必定會發生問題，後來二次直奉大戰，果然由於馮玉祥陣前倒戈，而使直系大敗，吳佩孚爲之垮台。

在洛陽，我還有許多應酬拜會，其間尤曾去過一趟開封。張福來在開封當河南督軍，聽說我到洛陽，請准吳佩孚以後，便專誠邀我赴開封一遊。當時是乘坐臨海路的花車，就是專爲高級官員所用的專車車廂。車過鄭州，我以爲到開封時間還早，這時竟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正在睡得酣酣，突然間，火炮聲響大作，似乎還夾得有鼓號齊鳴，軍樂悠揚，我一驚而醒，自車窗外望，只見已到開封車站，而站上懸旗結綵，人山人海，原來是張福來在盛大熱烈的歡迎我。

我在開封只住一天，和張福來談話，竟然發現他純粹是個落伍的舊式軍人，口口聲聲玉帥長，玉帥短，彷彿他除了效忠吳佩孚以外，簡直一無所是。對於新智識，新環境，他幾乎一竅不通，有些問題他答不上來，乾脆就叫他的祕書當場代爲答覆。他的頓悟昏庸，使我感觸極深。

吳佩孚長處雖然不少，但他手下第一位愛將竟是這樣無智無能的人物，他的前途，實在是很危險。再則，河南是中原腹心之地，古今兵家必爭之所，它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，而像張福來之流居然也讓他當此重任，這未免太不可思議了。

張福來人高馬大，濃眉巨眼，兩撇長長的八字鬚，顯得頗有威風。他自詡精通卜卦，他也曾爲我下一課，說我必可在四川重振事業，他並允我屆時當盡力協助。

回洛陽不久，我表示有意先回湖北，作收攬舊部，重新入川的打算，吳佩孚非常贊成，除了當時贈送給我若干槍械，並且一口允諾，異日我用兵之時，他必全力支持，隆情盛意，使我十分感激。這一趟洛陽行，在爭

取外援方面，我已有很重大的收穫。於是我先回湖北，轉駐漢口。

北洋軍閥吃喝玩樂

湖北督軍蕭耀南，字珩珊，秀才出身，嗜鴉片烟，因此健康情形不佳，臉色灰敗，一點也不像堂堂一省之軍政領袖。他是吳佩孚的部將，對於官場情形十分熟悉，新智識則茫然不解。我去拜會過他，他接待我極為熱誠。

我一到漢口，當年在四川的舊部，便紛紛前來見我，矢志追隨，萬死不辭，其中軍官即達兩三百人，我為安排收容他們，並立即展開規復失地的工作，經吳佩孚和蕭耀南的協助，在漢口成立司令部，部中辦事人員，多達三四百位。而我的衛士，也有三五十人之多。吳佩孚還特地送我十萬塊錢，和好幾百支槍。

北軍在武漢的高級軍官，如漢口鎮守使杜錫鈞、師長靳雲鶚等，和我時相過從，往來十分親密，和他們在一起，自然又免不了吃喝玩樂。這批駐防湖北的直系高級將領，簡直長年不見陽光，他們飲宴的時間，都在午夜以後，每次吃喝，奇珍異饈，各國名酒，其豪奢的程度，實足令人咋舌，而且酒色相連，席上必有歌女名妓，執壺陪觴，絲竹齊奏，真是極盡聲色之娛。有一次，一位旅長劉玉春請客，鶯鶯燕燕，珠翠環繞，也不知道叫了多少歌女妓女陪侍。我在那許多女子之中，見到一位很漂亮的小姑娘，明眸皓齒，體態輕盈，舉止神情，和那一般歌女妓女大不相同，只是一見就非常面熟，我正略感訝異，主人已經把她召到我的跟前。就近一看，我不禁大為錯愕，原來她竟是重慶女子師範學校的一位體育教員，早先我在重慶當軍長，還曾禮請到我的家裏，教過我孩子們的舞蹈，誰想到她是為好玩，還是因為生活關係，會淪落到這裏，操此賤業。

異地邂逅，尤其是在這種燈紅酒綠，追歡作樂的場合，她一張粉臉，剎那間紅潮升湧，直如夕陽啣山，而我也是一訕訕的，心裏直在爲她嘆息難過。她遵從主人之命，往我的身旁一坐，隔了很久，才勉強解釋的說：

『楊先生，他們都是達官要人，請客的時候，叫我們來奉陪賓客，而我們確實也是爲了生活，不得不來。』

那兩句『爲了生活，不得不來』，使我益增感慨，爲了生活，女教師也會當妓女呢！當時我怕多問使她難堪，輕輕一笑，算是把局面應付過去了。

這夜請客的劉玉春，倒是一個血性男兒，他當年約摸四十多歲，身材高大，頭髮灰白。他本來不是吳佩孚的嫡系將領，但是後來吳佩孚勢窮力蹙，嫡系將領不能爲舊主效忠，反倒是這旁系的劉玉春，還有較好的戰績。

革命軍北伐，義旗所指，一路勢如破竹，一直打到湘鄂交界的汀泗橋、羊樓司，吳佩孚親臨督陣，編劉玉春的那三個團爲衛隊旅，方始穩住陣腳，打了一場硬戰。後來革命軍圍攻武昌，劉玉春和陳嘉謨的一師人死守武昌，居然孤軍無援的守了將近兩個月，城破時陳嘉謨和他都被生擒，革命軍最高統帥由於他不失爲英勇軍人，還曾特別傳令加以優待。

漢口游獵禍從天降

在漢口逗留，爲時頗久，整天和這一般人往返應酬，有時候談談國家大勢。蕭耀南思想蔽塞，我看他根本就不會讀過新書報，斬雲鸚略微有點新智識，但他性格似乎狹狹深沉，閉口不談國事。有一回我故意提起時在南方的國父孫中山先生，其他如關外奉系領袖張作霖，這一南一北，都是直系當前大堪重視的，斬雲鸚明明

聽到我問，却在顧左右而言他，他分明是很機智，曉得在我這『外人』面前難于措詞。

天天赴宴，夜夜笙歌，爲時久了，我便深感這些無謂的應酬實在無聊，尤其白天閑來無事，我很想出去打獵，一方面散散心，一方面活動活動筋骨，因爲我是一向喜歡打獵的。於是經人介紹，認識了一位同好，當地的富紳劉欽生。有一天劉欽生到我所住的日本租界來，請我參觀他的獵槍和獵狗，我欣然從命，到了他的家裏，又認識了一位經營汽車生意的美國人，他對狩獵更是嗜愛，三個人談談說說，十分起勁，那美國人有一艘自備汽艇，從此我們便三人行，乘他的汽艇出發，通常都是星期六在艇上歇夜，翌晨一早出動，作竟日之遊，一直到星期一早上，方始各自回家。

這時候有一個正金銀行的日本職員，某次在武昌城外因爲打獵而打死了人，出事以後他寫張條子，叫地方上人到正金銀行去找他，商議賠償與善後。可是當鄉民拿了條子去找，銀行裏竟然推說並無此人，鄉民無法，只好含恨而去。然而從此便引起地方上的公憤，不久這個日本人再出去打獵，就此一去無蹤，日本領事再三查問搜索，毫無線索可尋。

但是那日本人的獵犬是條忠狗，頗爲靈異，牠帶着正金銀行的一批人，去找到了他主人的屍首，方知此人已被殺害。官方查究，當地人士堅不承認行兇，這一樁無頭公案，只好由官方代表賠償道歉了事。

就在這件事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，有一天，我和美國人乘汽艇到漢口上游六十里的陡埠頭去打獵，抵達目的地後，我們就分道揚鑣。我帶了一名衛士，到一座村莊附近去打野雉，說來令人難以置信，我的目力和槍法一向很好，那天却鬼使神差的，一槍打死了一條耕牛，又一槍打傷一個看牛的小孩。

我一見誤傷了人，連忙跑到出事地點，低頭一看，牛是死了，那牧童正雙手蒙住眼睛，放聲大哭，我問他

傷在那裏？他低頭哭着說不出話，我急了，扳開他的手指，看見他眼睛旁邊在流血，不過還好，看起來傷勢並不怎麼嚴重。

急於想要安慰他，我掏出了身邊僅有的四百塊錢，和一張印有我官銜住址的名片，叫他回家去找大人，請醫生趕緊包紮傷口，他儘是啜啜的哭着不肯移步。

於是我就自己跑到村子裏去，高聲的問，有這麼一個小牧童，被我打獵誤傷了，他究竟是誰家的孩子？我剛這麼一問，轉眼間，整個村子都騷動起來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人人手執棍棒鋤頭，嘴上不停的嚷喊：

『日本人又打死中國人啦！』

我還沒有來得及開口說話，一霎眼，成千上百的人把我團團的包圍住了，他們掄棍舞棒，氣勢汹汹的大喝：

『打！打！打死他！打死這個東洋鬼子！』

前些時那個日本人被圍毆慘死，記憶猶新，如今眼看鋤頭棍棒就要砍到我頭上來了，這一驚，非同小可，亂哄哄裏，我一眼看見人羣中有一位服裝比較整齊的，像是有點身份地位，我趕快上前一步請他幫忙，我向他說明出事經過，並且說：

『是我不好，誤斃了一條耕牛，又誤傷了一位小弟弟，但是我確實有道歉賠償的誠意，無論你們要多少錢，我都甘願拿出來。』

那人一張雙臂，先攔住了鄉民們的棍棒飛舞，然後他皺眉蹙額，十分為難的對我說：

『因為上次有過日本人打死中國人，結果又毫不負責的不幸事故，所以現在這些老百姓會羣情激憤。在這

種時候，實在是很難講道理。」說罷，他再高聲的問我：「你到底是中國人，還是日本人？」

我也朗聲的答話，希望全村的人都能够聽得見，我說：

「我當然是中國人！」

殊不知他竟落井下石的一喝：

「我看你倒像是個日本人嘛。」

報章騰傳楊森「遇刺」

這一來，使我如中雷殛，目瞪口呆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。鄉民們又在怒吼咆哮，掄舞棍棒。就在這緊張危急，間不容髮的剎那，我那名衛士也在一旁急得要命，但他情急智生，他摸出一張我的名片，雙手遞奉給一位老者，再三懇求他幫忙，證明我的身份，平息眾怒。

老者把名片一看，開口就問：

「楊森？是不是那個做四川督軍的楊森呀？」

衛士如逢大赦，連聲接答：

「就是，就是，家主人就是楊督軍。」

老者聽了，高高的把我名片舉起，大聲說道：

「你們大家千萬注意，這位是四川楊督軍，你們要講理，不妨到鄉公所去細談！」

鄉民們還有點將信將疑，不過他們激動的情緒平復得多了，大概是暫且決定不打死我，但仍把我當做罪犯

，推推搡搡，將我押到了鄉公所。

一到鄉公所，我便站在高處，搶先說明：

『諸位同胞：我是四川督軍楊森，我絕不是外國人，諸位聽我口音就可以知道了，外國人說中國話，那有這麼流利自然，口齒清楚的？今天我到貴鄉來打獵，很不幸的誤傷了一位小弟弟，我自己心裏也是非常難過，但是幸好這位小弟弟的傷勢不重，我要馬上喊輪船，送他到城裏醫治，除了把他醫好以外，當然我還要賠償損失，至於應該賠償多少錢，只要諸位開口，我一定照辦。剛才我已經把身上所有的四百塊錢賠給他了，進了城我再給他一千塊，萬一不幸這位小弟弟死了，我楊某人也願意給他抵命！』

於是，那位老者排開眾人，往我身邊一站，他高聲宣示的說：

『楊督軍說的話，句句屬實，他所提的辦法，也是非常誠懇。依我之見，這件意外的不幸，就照楊督軍的意思辦好了。』

他這麼一說，羣情洶湧的鄉民總算是答應了，後來我才知道，真是我命不該絕，因為這位老者正好就是當地的鄉長，所以他才有壓制憤怒民衆的力量。

人羣漸漸的散去，老鄉長這才告訴我，受傷的那個小牧童，他父親前天才翻船溺斃，家中祇剩一位寡母，境况非常可憐，因此才以小小的年紀，幫別人看牛，混一口飯吃。我聽他這麼說，不禁也感慨歎，當時我命衛士儘快去找到我那位美國獵友，就用他的汽艇，載那受傷的孩子赴漢口就醫。我把他送到漢口最有名的醫院，請托醫生，務必儘快使他痊癒。

一場虛驚，鬧了一天，回到住所，幾已精疲力竭，倒在床上呼呼大睡。次日一早，用早餐時，衛士送上報

紙，攤開一看，我不禁又好氣又好笑，原來當地報紙都以大字標題，登載着這麼一條匪夷所思的新聞……

『川督楊森行獵遇刺殞命』

蕭督震悼簡員妥辦善後

兩三天後，那孩子的傷勢早已痊癒，因為我那顆鬧禍的子彈，其實僅祇擦眉而過，使那孩子受了點皮傷，他恢復原狀，我派人送他回鄉，想起老鄉長說起他的淒涼身世，我又送了兩千塊錢給他兩母子，省吃儉用，這些錢儘够把那孩子撫養成人了。一場禍事圓滿解決，真叫是不打不相識，從此我到那個村子去打獵，闖村男女老幼，幾乎夾道歡迎，還有許多人家整治酒席，留我喝酒，我倒着實叨擾了他們不少頓飯，野餚家釀，人情味醇厚無比，和鄂軍將領的山珍海味，相差何止道里計。

事隔十好幾年，到了抗戰時期，我奉命戍守鄂南湘北，和日軍勁旅相峙，三度會戰，三次大捷，一天，忽然有一位自稱姓劉的青年，帶了一個很漂亮的女人，要來見我，他說他就是當年在漢口鄉間被我誤傷的那個孩子。小學畢業以後，唸了一年中學，曾經在漢口警察廳做過巡官，日軍進佔漢口，他便逃出來，想在我的司令部裏找個工作。當時我頗感懷疑，因為兩軍對陣，戒備極爲森嚴，他怎麼可能帶個美女逃過來呢？但眉毛上的傷痕尚存，是一證據。我怕他是日本人派來的間諜，不過我見他人很聰明，於是派他當上尉副官，暗中命人特別注意他的行動，後來長沙三次大捷，日軍退却，這個人果然就神祕的失了蹤。

在漢口時的獵友，還有一位外國建築師，他和我一樣，除了打獵還喜歡騎馬，在漢口跑馬場附近蓋了一幢房子，他看我在日租界賃屋而居，一個月房租要花一千多，因此勸我花個兩萬塊錢，乾脆自己造幢房子住。我一想這個主意倒還不錯，於是就拿錢蓋，可是屋子還沒蓋好，我已啓程回四川了。

長沙行結識趙恆惕

趙恆惕（炎午）統率湘軍，駐防長沙，形成南北二軍的緩衝地帶，當時的湖南，也屬於半獨立狀態。我去長沙專程拜訪；那時候長沙還沒有汽車，我的專車一到車站，就看見趙恆惕派來接我的四人大轎，我實在不習慣坐四人抬的轎子，但又盛情難却，祇好坐上去了。我眼中所見的湘中氣象，和北洋政府統治的地區大不相同，官員樸實無華，民衆克苦耐勞，大有欣欣向榮的朝氣。在長沙的軍政首要招待貴賓，沒有盛大排場，山珍海味，酒伎侑觴，留連竟夜，相反的却是簡單樸實，一派親切。平時吃飯上菜，就由衛士担任，衛士不曾經過訓練，笨手笨腳，有一次緊張過度，居然把菜湯潑在我的身上，我怕主人看見難爲情，故意呵呵大笑，但那位衛士憨態可掬，仍還是十分恐懼的樣子。這是我第一次入湘，完全是作客性質，前後逗留一星期，承趙炎午一見如故，連日親陪，遊玩了許多名勝，更交換了不少意見。

我曾由趙炎午陪着，去參觀了嶽麓山上的湖南大學，後我又乘車南下，往遊南嶽衡山，這裏相傳是虞舜巡狩，所到的最南一地，連綿七十二峯，跨長沙、衡州兩府。祝融峯高達一千二百六十六公尺，氣魄雄渾，冠絕全湘。又有回雁峯，說是北雁南飛，到此就要往回飛了。我祖籍湖南衡州西渡市，現在改爲衡陽縣址，其實就在衡山腳下，蒸水之濱。

趙炎午以知己視我，我們談論時勢，暢所欲言，真是痛快已極。記得有一天他問我說：『你對北方政府的觀感如何？』

當時我不假思索，脫口便道：

『非垮不可』

他連連點頭，表示同意，他說：我也做如是觀。歇半晌，他又搖頭慨嘆的繼續說道：

『實在是不行了啊，帶兵的不知兵不練兵不與兵接近，為政者毫無計劃毫無主張毫無定見，機關浮濫，因人設事，各省只有省長一人的主意，至於如何求改進，如何謀人民福祉，根本無人過問，無人關心，更不要說是有人推行了。各級將領，莫不高官厚爵，淫佚驕奢，過的是醉生夢死的生活，行的是作威作福的官僚作風，對於國家大事，懵懂無知，甚至南孫北張的威脅迫在眉睫，他們也視若無睹！』

他說的南孫北張，自然是指 國父孫中山先生和奉系領袖張作霖。我將他的痛切陳辭細細推敲，再拿我自己自宜昌而洛陽漢口，多時以來的所見所聞一一印證，事實確實如此。吳佩孚雖然是北洋軍中的佼佼者，以關岳自況，潔身自好，一切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，很想為北洋一系開創新的局面，可是却正應了一句老話：『獨木難支大廈』，北政府的腐化已非一朝一夕之事，爭權奪利，上行下效，吳佩孚即使鞠躬盡瘁以至於死，也是無法挽狂瀾之既倒。

趙炎午坐鎮長沙，却能將北方大勢看得這麼透澈，確曾使我肅然起敬，可是接下來，他又披心瀝胆，向我說了一番肝胆相照的話，他說：

『北洋政府的垮台，只是時間問題，與乎垮在什麼人的手裏而已，四川與湖南，唇齒相依，休戚與共，我們兩兄弟，務必要切實聯絡，相互提攜，萬一真有一天，我無法支撐這個局面，我會到四川找你，倘若你那方面出了問題，也請你來湖南。總而言之，如今天下紛紛，國事如麻，你我當前最重要的事，便是整軍經武，充實力量，你過去在四川努力建設，很有成績，這正是我所要做你的地方，請你切記，我們今後要密切攜手，

通力合作！」

一番由衷之言，說得我非常感動，兩人一絀年齒，趙炎午長我二歲，於是我們兄弟相稱，我敬重他的爲人與識見，稱他爲老哥，他一再叮嚀我，無論如何，要把西南的力量結合起來，先獲取內部的安定，然後纔可談到向外發展。關於這一點，我曾向他訴說自己的苦衷，我很坦然的告訴他：『民國開元以來，四川一向是羣雄角逐之所，但凡稍有實力的人物，都有他個人的見解和抱負，各持己見，自行其是，誰也不肯服誰，這是四川人最大的弱點，不像北邊那樣容易收政令合一之效。』

他聽我這麼說，大不以為然，聲聲冷笑的答道：『什麼叫做政令合一？我告訴你，有錢才能使政令合一！得了錢就肯聽別人的話！再說，聽了話時又怎麼樣？真正要幹起來，誰會聽命於誰？』

我以此這種說法，檢討我過去失敗的教訓，頗有恍然大悟之概。這是我與趙炎午訂交之始，深感出川以來，從未聽過這麼坦率而有益的忠告。趙炎午真不失爲一位胸襟磊落，目光如炬的男子漢，大丈夫，他在一部民國史上，自有其重要的地位。往後我們相交歷時五十多年，直到他在台北病逝爲止，我們可以說是全始全終的一對好友。